

边云山 / 著

情爱家族



中国文联出版社

情愛家族

中國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爱家族/边云山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8.5

ISBN 7-5059-3041-9

I. 情… II. 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2325 号

书 名	情爱家族
作 者	边云山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松林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密云华都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67 千字
印 张	12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8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3041-9/I·2299
定 价	20.6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内 容 简 介

作品所展现的是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

整个花氏家族都被情爱所迷所痴所苦所毁。所有这一切都源于强民丹的流失。

美好的花艳艳迷惑于陈六粒的外貌和甜言蜜语，一次次溺水赴约，变成他的玩物，以至于流产以后还被强暴、摧残的她成了连小猫、小狗都生不出来的空壳子；花素云和花青子在饥荒年里背负乱伦的罪恶双双殉情而死；被诱失身怀了陈六粒孩子又被抛弃的花乔乔始终没有醒悟，依然怀念入狱的流氓成性的陈六粒。而花家男人重的却是情义，鄙薄婚姻之外的性爱。花明开单恋着疯了残了的艳艳；花万树一直在寻找给过他片刻欢愉的女人……。然而，张暴马和花隐隐的爱却走向了光明的未来，时代给了一切合理的希望以美好结局的可能性。

整个作品充满了幽深、凄惋、神秘、美艳的韵致，是一部描写情爱的精典式作品。

第一章

1

北大荒一直荒到乌苏里江和黑龙江边上，坦荡千万里。完达山做了大荒原的镇物，才使荒原远在天边却不缥缈，真实无虚地展现在人间。完达山峡谷中有平地，狭长，内有村落数十个，以九虎林河分，分到南岸的只有桦林峪南，其余都在北岸，桦林峪的另一半也在那里。北面有大路通外界，与850农场相邻。

桦林峪被大山所夹，已有二三百年的历史了。从前，到得桦林峪地界，两边皆是白桦林。无论冬夏都有桦脂的清香郁积不散。白的树身、紫的枝条和绿葱葱的叶子使桦树看上去比任何树都要俊美。

桦树高大，把天空都挤窄了。

后来，发了一场山火。河水也没阻挡住大火，两边的桦林全部烧毁。

两边家园俱毁。幸存的人都说，他们看见是一个妒嫉成

性的天人放的大火，她看不得桦树的美丽姿容和芬芳，不愿把那胜景留在人间。那以后，在黑黑的灰烬中，凡冒出的白桦苗均被村人砍去。他们采摘别的树木种子种植下去。

现在，邻近村子的两边山坡竟没一棵桦树。但桦林峪的名字却留了下来。

桦林峪南地势微陷，四周有自然形成的堰，阻风挡水，四季安适。村置于洼地，四面是巍峨大山，近在咫尺，山中落花似雨，有的便撒落村中。井里常浮厚厚一层花瓣儿，村人瓢饮或担井水回家煮饭，全不在意。

那香气更是长年不绝，四处萦绕，花香悉数扑在女子脸上便是野梨花一样白，山杏花一样的晕。唇齿之间也隐有花香，当是危崖上的达子香和长于林缘地带的刺玫果，这两样花是村人用于蒸茶用的，冬天里饮服。

因此说花香在村里一年不断，是一点也没有夸大的。以至于村人对花香已浑然不觉，而别处人一进村子就要发昏，香气实在太浓烈了，仿佛几百年前的香气都集在一起没有散去。

一河之隔的桦林峪北也是邻山，可要爽得多，最好生杰出男子。说杰出是夸大了，不过相貌好一些罢了。

村南花姓，村北杂姓，而且村南女儿娇，村北男儿好，最宜成婚。可是，不然，村南村北历来有夙怨，结亲者寥寥。

村北人说村南人妖，村南人道村北人彪，这妖和彪在当地都是歹话，出口就要伤人。他们都这样伤了几代几十代了。

村南村北的年轻人不知村南村北的怨是为何而积的，问其父母，亦不知。

“反正，”这当爹娘的告诫自己的娃子，“不准招惹那边的。”历年选村头也是饥荒，要打闹一两个月才能定下来。往后就这边一任那边一任，把个村子搞得极穷。

说有一年村南村北没一户做上一件新棉衣的，大冬天里闲着没事，串门子，女的做完早饭，吃完，把碗筷捡到土锅台上便扎上狍皮围巾去串门子了。

因冬日天短，只需吃两顿饭。这女的唠嗑儿唠到晌午，便匆匆往家赶，途中遇到别的女子，互相问：“这急三火四的，做啥？”都嘎嘎笑一阵，边分手边说：“家里围被窝还有一个哩，晚了，想挨揍吗？”

原来那棉衣是夫妻两个共有的，一个出去了，另一个就得围被在炕上坐着。

近年村北悄悄抖起来，大都翻盖了新屋。苞米楼子、猪圈都搭全得像模像样，木障子也不像村南那样东倒西歪，而是全都砍了禁烂的柞木换过。百十户人家都齐整整的，透着殷实。

村南还是老样子，草房顶上都长着苔和成墩的草。花隐隐家的房上在塌坑的地方还长出了小树，至于是啥树，人们争论不休，但的确在山上没有见过，很稀奇。

花隐隐爹几次都要往房上苫新草，都让她爷拦下了。原因是那树动不得，一动，家里就要出事。她爷是这么说的。

花隐隐想那小树山上是没见过，可也许是某种常见树木的变种。想到这儿，她脸就红了，缘何脸红很懵懂的。

花隐隐和小伙子伴张暴马爬上柴禾垛又上到房顶，拔下了那棵小树。他们看见小树紧贴根部的树皮是白色的。

“莫不是桦树？”

两个孩子吓坏了，把小树折巴折巴就烧掉了，还好，什么事也没发生。只是花隐隐的爷爷在一天早晨见小树没有了，大惊失色。“这天人，连一棵小树苗也不肯留下。看起来桦林峪同桦树无缘。可我们花家女子个个是白桦树哩。”

两个孩子听了，偷偷笑。但心中却有种异样的不安感觉。

2

那火是啥时着起来的？

是谁放的火？

又为啥要放火？

多年来，有两个人一直为这样的疑问困扰着。桦林峪人都可能忘记，可他们俩不会。

那火苗一蹿多老高，醉态万千，且妖舞不休。在那场大火中焚化的不仅仅是个草垛，火光映照的也许是桦林峪人千年的迷茫与哀伤。

这一年的雪大极了。

山川、河流、平地全被大雪所掩，能见得到的景物都是圆浑的，看上去既凝重又柔和。但是，寒风忽然间刮来了，雪的尘埃一统北方。白色的风四处穿行，女巫般放浪形骸。

村庄完全融入壮阔苍茫的大背景中，连炊烟也结成微细的冰剑兀自搏击着严冬。

静和动对立起来。

没有对立就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便没世间万物。

家家的房前屋后都有与房子几乎一样大的柴草垛，如同一朵朵落云或一个个混沌的梦境。一个女子和一个后生正在接近离村子最远的大草垛。

暴马在前面，不时回头，用令后面的隐隐欲醉的神态招

呼她。隐隐穿着厚厚的棉衣，但该隆起的地方绝不平坦，该凹的地方也不含糊，且走动起来腰肢有力又袅娜。

草垛被雪封得完好，看不到一根草，一个大雪堆而已。周围有细小的脚踪，显见是鼠类留下的。

暴马又回头看了看隐隐，受到了鼓励般去扒草垛。雪塌下来，灌了他一脖子，翻上去的棉帽耳朵上也白了。

隐隐格格笑了，但只笑了两声就忍回去，各处看看，慌张地奔向草垛。

“暴马，会出事的。”

“你别吓我。”

“不会有人发现咱们的。”

“暴马，暴马，我怕我爷呀。我可是个姑娘家。”

“你啥都不要怕，有我哩。”

暴马已抽掉了几捆草，干爽的草香气顿时弥漫开去，使两个人都稍稍感到意外，身上血流得与平常不大一样了。

那是一个洞口。

隐隐惊讶地睁大了眼睛，眼睑上的霜像雾凇一样，其美无穷。“是野猪打的洞吧？”

暴马嘿嘿笑了两声，转过头，是一张与这粗放的景色不相称的白脸。

“我像是野猪吗？是我垛草时留出来的。”他狡黠的样子让她喜欢死了。

“可这不是你家的草垛呀？”

“你忘了，我帮过许多人家垛过草？”

他的一切事她都不可能忘。他垛的草堆最牢固，把一头牛刮上天，他的草垛也会原地不动。

暴马养牛是个能手，所有与牛相关的事情他都会做得尽

善尽美。他也是村中第一个买奶牛的人。

隐隐想到自己即将进到黑糊糊的草洞里去同暴马在一起，她就心慌就欢喜就难言地激动和惧怕。

“你先进去。”他的声音抖得厉害。

她把脸一红，反而躲远了些。

他边说边拉了她的胳膊，把她拽近洞口。

隐隐紧张死了，猫了腰往草洞里钻。暴马轻轻推了她一下，自己随后也钻进洞去，并伸出胳膊拿了草捆把洞堵严。

比黑夜还黑。草香气简直要把他俩熏昏了。风声没有了，寒冷也没有了，各自的感觉也在一刹那间遁去了。

这就是死或者是面临人世，隐隐忽而感到万分无依，想抓到些什么。

两只年轻的手就触到了。

“呀，”隐隐把手缩回去，“你的手带刺哩。”

这也正是暴马的感觉，那刺直刺到他心里去，热辣辣的。那只手在麻，一直往上麻，胳膊麻了，半个身子也麻了，到后来连脑袋也麻了。

她是个姑娘家，如何同一个男子这么近地呆在一起？她恢复了意识，本能地往后躲躲。草洞似乎纵深得没有尽头，但实际上她并没躲出去多远。他的气息还在她脸前。

他也想平静平静自己，他还有重要的事要对她说，但他该咋样说哩？

暴马在离家赴约走到花万树家门前时，见他用一根木棍在雪地上画着谁也看不懂的图形。

花成树没回身，暴马也知他并没发现自己。

“你身上带前一场祸事的细微前兆了，快回家去吧。”

暴马停住，把两脚用力跺跺，雪扑扑地蹿起来，有种冷

冽的清新，他是想掩饰他的心跳。

“你在说我？”

“不是你是谁？”

“可你并不知是我过来了。”

“人可以参与天地的变化，这很简单。”

暴马不能让隐隐等自己，他也无法淡化心中的热切，转身便往村外走。

暴马以为还会听见花万树的言词，可他并没听到。

隐隐从自己家大门里闪出来，紧紧跟在暴马后面。正是晌午时分，村里没一个人影。暴马见了隐隐，早把花万树的话忘了。

在黑暗中回视以往，是如此清晰。

“隐隐。”声音中的热切小鸟一样把因生命是个体存在的方式所产生的隔膜给撞碎了。

隐隐想答应一声，却羞得只顾喘息。

“我觉得要出什么事了。”她担忧地说着。

暴马一直在想他咋样跟隐隐提说。这次若不说就没机会了。什么也看不见，草叶触到头上、脸上痒得难受，草香又老想让人打喷嚏。“隐隐，我要走了。”他说完长出口气往洞壁上一靠，完成了一件大事。

隐隐的身心都被狠打了一下。

也失态地问：“你要去哪里？”

他心里很得意，这全村顶漂亮的姑娘在乎的是他而不是别的什么人。

“我要去山下牧场干活儿。”

“干啥活儿？”

“养牛呗。”

“在咱村你不也是在养牛吗？”

“那不一样。”

他们的语声没有产生回音，却使那声音具有了遥远的和不大真实的效果。

暴马亲住了她，手也伸到她棉袄里去了。

那种被刺的麻痒感觉更强了，她几乎抽搐起来。心中有万般的狂喜和委屈。

“你要走了，还对我这样干啥？”她挣扎着说出一句维护自己的话。

他激越非常，思绪奔涌，急切地想解释什么。

“我出去了，才能挣着钱，才能为造桥尽些力。我做梦都想把咱村子弄富了。”

“你不养牛了？”

“傻姑娘，我养牛可不是为了玩儿的，你知道这儿交一次牛奶有多么难。”

隐隐沉默了。

他们这里养牛业没发展起来就是因为往乳品厂交奶太难。有几十里远，路又难行，对岸有大路有乳品厂的收奶车。可河上没有桥。又因水流过急，连小船也行不得。

隐隐在恍惚时，暴马已摸到了她。

两个人都愣住了。

“我心慌”！

“隐隐，别慌。”

“我怕。”

“别怕，好隐隐。”

“要出事了，我感觉到了。”

“我们就是活在一件事接一件事之中的。”

“真的要出事了，真的！”

隐隐喘得很厉害，心里十分不安。桦林峪实在是发生了许多事，最受累的还是他们花家的人呀。

暴马珍爱地把隐隐揽在怀里。

外部的世界离他们似乎是遥远了。

“咱们会出事的，暴马。”

“要真出事了，你怕吗？”

“我……不死不怕。”

3

隐约的有寒风之声，十分渺远，仿佛不是来自今生，簌簌的声响不断，泛起一阵阵羊草和黄花苜蓿的幽香。

“你不该这样。我爷爷知道要气死的。”

“隐隐，我很快就会回来的，造一座结实的桥。”

隐隐想难道他不是自己睡着了都在想的人吗？可她心里为啥会这么不安生哩？

“你真的会娶我？”

“那还用说！”

“你……起誓。”

说完隐隐就后悔了，她不想让他有任何闪失，即使有那么一天，她也舍不得让他倒霉。她急着要悔口，可他已经把誓言说了出来。更要紧的是，村里的年轻人要没他引导着，仍然会走上一辈的老路。

“我若辜负你就不得好报。”

隐隐笑了，这是恋人们通常玩儿的把戏，想不到自以为脱俗的她也会这样需要承诺。

那么黑，啥也看不见。

风声紧了一些，还有别的分不清的响动，都令隐隐心慌。

暴马一个劲儿亲她。

“我要把你带着就好了。你去学医。回来弄翻陈六粒的迷信医术。”

渐渐的他们都闻到了一股柴草烟的辣气。风中似有旗子在抖，猎猎的。

刹那间有光射进洞中，烟味儿更浓了。

“不好，草垛着火了！”暴马一头往洞口扎。

隐隐哇哇乱叫，因为火已烧到了近处，洞里热得要命，她随时都会被烧着。

暴马爬出草洞探头把她拽出来。

她的头发已经烧焦了，一根大辫子化成了灰。

花万树背着粪筐往这里跑，陆陆续续也有人跑来。

暴马的脸此时像雪一样白，他拔腿就跑，身后是腾空的烈焰。

花万树迈着重重的两腿边跑边脱下老羊皮袄，在还没任何人跑近时便把隐隐裹了个严实。

厚雪被火烤得滋滋融化，这里刚化随着火的转移就又冻上了。

很快就有人跑来了。

见了地上躺着的隐隐，双目紧闭，脸上黑一块白一块的，不知到底生了啥事儿。

花万树老羊皮袄里还穿着黑棉袄，见人拢上来，一声不响地走开了，一句也不回答别人的问话。他脑子里一片空白，

任何记忆也没有了。

隐隐躺在雪上渐渐苏醒。

有人在搬动隐隐时碰散了羊皮袄。少女的胴体暴露在火光和白雪之间，有着毁灭和再生的双重意蕴。

人们呆愣片刻，似乎明白了什么。就有好事的人往村里跑，边跑边传播消息。

转眼间村人大量往这边涌。草垛的燃烧已接近了尾声。连一到冬天就起不来炕的老人也在雪地上爬着，脸上是又气又鄙又亢奋的混合神色。

出义务工或开大会喊破天也不会有这个效果。

一个大姑娘偷人遭了天谴，着了天火啦。消息是这样走散的。

倔强的隐隐不做任何辩解，她啥也不说，她深切感到了作为花家的女子的悲哀，心中不安感反而消失了许多。是谁放的火？隐隐在人群中搜寻。

隐隐感到透不过气来，让她窒息的是花家投来的目光，不，别这样看着我！我的棉衣是在大火中烧掉的！我不是个坏姑娘！我依然是像刚出娘胎一样贞洁！吓？你们不信？是谁放的火？是谁？

隐隐极力控制这种胡思乱想，她不想发病。

4

隐隐的大姐花艳艳是最后一个赶到的，她火暴地扒拉开众人冲到里圈儿，见了呆愣的隐隐，哇哇大哭。

许多许多年了，桦林峪村人都没听过这样的哭声了。那哭声好像把所有人的心都哭羞愧了，哭软绵了。

上年纪的人听过同样的哭声，那是在花明开的爹死的时候，他娘制造的一个轰动效应，以至村中男人都艳羡不已，暗下嘱托自己老婆，等自己死了也来这样一场美哭。

花艳艳冷丁就不哭了，使那些沉浸在她哭声里的人闪失了心智，一时有些发蒙。

“看啥看？要看回去看你姐你妹你娘你七大姑八大姨！”声音厉爪一样挠在人们脸上。她是个疯人，人们这才记起。

花艳艳冲到灰烬上，也不顾灰中还闪着暗红的草炭，一捧一捧地捧起又一捧一捧地扬撒。

许多人都往后退，议论纷纷地散开了。

花艳艳刹不住车了，不停地扬撒。

那是黑的雪。

“艳艳，你这是做啥？”花明开上前拦住了她。

艳艳的泪水涌出来，不可抑制地往下流，脸上一道黑一道白的。隐隐依然跌坐在地上，裹在老羊皮袄里。

散去的人又缓缓拢来。

“姐儿俩个都不是好东西！”

花明开火气冲上头顶。白的雪野和黑的灰堆使他的眼里出现了盲点。

“有闲心把日子好好过着，管人家的长短做啥？过了格有国家管教，碍你们啥哩？”

花明开跟一般农村人不一样，他很古板，从不跟女人开玩笑，村里男人因此很敬他。

花明开看见了花万树的老羊皮袄，心往下一沉。他的老羊皮袄天底下也许只有这一件，后脊梁上有个用黑、白布缝

上的阴阳鱼。那是他几十年前做道士的标记。

一个两百户的村庄都这么复杂，那暴马要去的地方岂不是更复杂？那里离县城不过五六里。没人护着，能行？花明开走了一会儿神儿，可在外人看来，他是在想办法。

“散了，散了！”花明开扬胳膊轰大伙儿。

有好一阵似乎寒冷都不存在了，空气中依然有烟尘的辣气。有人忽然想到草垛的主人恰巧是花明开。

毕竟都是花姓，出了事，心才令人可悲地齐。

“咋惩罚那兔崽子？”

花明开照直说：“不知道！现在不同于以往了。”说着企图用目光安抚痴狂的艳艳。

艳艳猛地记起什么事来，朝河边狂奔。

“别再害隐隐了，我求求你！”

艳艳几欲滴血的声音被寒风刮得四分五裂。她乱舞着双臂，眼睛盯着北岸。

5

又下了一场大雪，雪片如苇絮，轻灵飘荡，风缓行，刚好把雪束吹斜，一枝一枝近看无序，远望迷茫。雪住后，是场冻天冻地的大寒流。

贝加尔湖的冷空气和西伯利亚寒流都打荒原上过，人能在野外做些什么呢？

有些动物其实比人精明，大雪连天的，食物难找就睡上一冬天，省吃省喝的，多好。